



猜不透 的 心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猜不透的心

张伦基中短篇小说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7年·沈阳

猜不透的心
Caibutou De Xin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60,000 开本: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8¹/₈ 插页:8

1987年10月第1版

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800

责任编辑:祝乃杰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
封面设计:安今生

ISBN 7-5313-0073-7/I·70

统一书号:10158·1166 定价:1.75元



作者小传

张伦基，中共党员，一九三一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，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，长期从事经济工作。一九五八年开始业余创作，著有儿童长篇小说《没有牺牲的小烈士》，中篇科普小说《多头蛇妖的秘密》（与他人合作），儿童故事集《血染的鲜桃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，丹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现于丹东市经济委员会工作。

目 录

最后出场的人物·····	1
两个会计·····	10
举杯送行·····	24
大路相逢·····	31
挂着泪珠的小脸·····	43
盼盼·····	47
眼睛·····	54
猜不透的心·····	62
债·····	115
清寒镇·····	171

最后出场的人物

八月九日

再也没有这么巧的了，下了火车上汽车，下了汽车又碰上了大车，而这辆车又是我要去的那个雪洼大队的。我欣喜地说：“今天的巧事都叫我碰上了，下了汽车就遇上你这辆大车，而且还是个空车。”

“空车？！”赶车人转过头来，看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是空车？”

“怎么不是空车？”我迎面嗅到一股酒气，显然他喝了不少酒，我说：“这不是空着嘛！”

“哼，空车，空着回去老把头能让吗！”说着他咧开嘴笑了。他那紫铜色的脸上，闪着酒后兴奋的光亮，敞着怀，露出黑糊糊的护胸毛，膀大腰粗，一双大黑眼睛，满脸络腮胡子。不知怎么，他的长相使我想起了《水浒》里的李逵。

不大会儿，他从供销社里扛出了两麻袋盐。这四百来斤的分量落在他肩上，腰不弯腿不颤，光唧一声撂在车上，接着又扛了两麻袋。这人真有力气！车赶上路的时候，我不禁赞叹地说：“你的劲头真不小，一下子能扛四百来斤！”他

咧开嘴“嘿嘿”地笑了笑：“这算得什么，当年老把头扛十二片豆饼走了三里多地。”

“什么，老把头？”我听他又提起老把头，惊异地问：“公社里还有把头？”

“你这扯哪去了！”他又望了我一眼，随后朝牲口吆喝一声，抡了一下响鞭说：“不是过去那种压迫人的把头，在我们这儿，管采人参的老辈人叫把头。他是我们大队参场场长。嘿，这老头胡子真厚，腰板结实，两个眼睛一瞪象铃当，他大喊一声能把树叶震下来。从前在深山挖宝的时候，碰到人参他大喊一声‘棒槌’！在山坳里能嗡嗡响上半天。”

“有这样人？”我怀疑地瞅着他。

“怎么没有，我能跟你扯淡？！你还没听说老把头深山斗虎、西岔口夜遇狼群的事呢！等有空你到我家，不，到饲养场我给你讲。”说着他跳下车，哈腰从路上拣起几粒苞米，快跑几步又跳上大车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不知是谁拉粮的麻袋漏了，这要叫老把头看见，有他好瞧的！”

我笑了：“老把头这么霸道吗？”

“霸道？”他回过头来瞅瞅我说：“这个霸道可招人喜欢。说实在的，他可真厉害。他见我们大车往镇上送东西空着回来，就发火，骂我们不会抓家。从那以后我们赶车上镇回来总得拉回头载。他还叫我们在镇上喊一喊有没有去我们公社的人……你不就是我喊来的吗？”

“这么说，我能坐上大车多亏老把头喽？”我逗趣地问他。

“嗯！就得这么说吧。”赶车人吆喝一声牲口，又说：“老把头最烦各顾各的人，碰到这号人，他可不留面子。”说着他猛地一晃鞭子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吓我一跳，“驾！”他一声喊，牲口飞起四蹄向前跑去。看来牲口是害怕这个主人的，而且深知主人的脾气。

八月十一日

事情意外地顺利。上午在地头开了个老农会。社员们对局里拨下的这批农具很满意，也提了一些意见。下午大队长领我往队部去，路过饲养场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人喊马嘶，“叭，叭！”鞭子抽得山响，还夹着粗野的谩骂声。“什么事？”我问大队长：

“大概又是赶车的吴大楞脾气又上来了。”大队长说着领我朝那儿跑去。果然，场院围了不少人，吴大楞摇着长鞭在抽打一匹灰骡子。他脸涨得通红，敞着怀，黑糊糊的胸毛随着胸脯的一起一伏在扎撒着：“败家的！再叫你撂蹶！”叭！又是一鞭子，灰骡子一跳老高，想要挣脱缰绳，但是吴大楞紧紧控制着它，站在那里活象个木桩子。

叭！又是一鞭子，牲口被抽得肌肉直哆嗦。我拉了一把队长说：“快止住他吧，这么打牲口还行！”

“他要在火头上天老爷也治不了他。”队长急得直搓手：“你没看见，这么多人劝他都不行吗！”

“那可怎么办？”我真有些毛了，心里真恨起这个吴大楞来：“这个人，真火性子！”

就在我着急的时候，队长好象发现了什么，突然跳到一块木墩上喊：“吴大楞，快住手，老把头来了！”

这句话好象一声霹雳，人群立刻闪出一条路，吴大楞直勾勾地望着大门外。队长就趁这个机会走上前去，夺下吴大楞手中的鞭子，三推两推把他推到屋里去了，“又为什么打牲口？”

吴大楞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，“败家的，给它挂掌它擻馐，差点踢伤人！”

“这就值得打吗？”

“牲口不服服贴贴的，在我手里擻馐还行？”

“又吹牛啦！”队长瞪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笑了。

“咦？你不说老把头来了吗，在哪儿？”

队长瞅着吴大楞又笑了，“哼，要是老把头真来了，他不揪掉你的耳朵才怪哩。”

“呵——老把头没来呀。”吴大楞突然笑开了，笑声象打闷雷，“你拿老把头吓唬我，天老爷我也不怕！”说着用拳头朝自己胸脯上“彭”地一声捶了一下，屋里的人哄地笑了。队长趁这个时候，把那匹灰骡子拉进圈里，给槽里添上一筐草，就拉着我朝队部走去。

路上，他向我解释说：“吴大楞能干，是个驯服牲口的好把式。一个人能搬动个碾盘，一九四六年在战场上，他曾把一个国民党少校活活地劈了……今年四十多岁了，还是个光棍，有时喝酒耍疯。除了老把头谁也治不了他……”

“这个老把头是谁？”我打断他的话追问道。这几天来，我简直接被这个老把头吸引住了，心中升起一种渴望见到他的念头。队长见我追问，他说，“你没见过他？就是我们大队参场的场长嘛，也可以说是我们队里老当家的，大胡子

老头，身板硬棒，对，明天我领你去参场看看吧。”

八月十二日

天不作美，大雨阻止了我们去参场看老把头。心里真着急，很想看看这个又厉害又可敬的老头是什么模样，他能够在群众中享有这么高的威信，一定有本事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队长，他笑开了：“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啦。”

“你说说不好吗？反正外面的雨很大，哪也去不了。”我说，很想知道老把头用什么法子整住了吴大楞。

队长在我的恳求下终于讲了几个片断。

原来解放前吴大楞从山东逃荒到东北。他十二岁就死去了父母，后来给地主放猪，有一天狼叼走一只猪崽，地主抓起一根棒子没头没脸地朝他打来，一下就把棒子打断了。他夺过棒子跟地主厮打了一顿。后来他流浪各村，有时打零工赚几个钱就喝酒，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子。有一次他因喝醉酒，一拳打落一个警察的门牙。跑到深山密林里，正巧碰上了挖山参的老把头，从那以后就一直在他身边挖参。旧社会在深山挖宝，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担风险，常常几天吃不上，喝不上，直到土改后他俩才下山。老把头随县工作组去接管地主的参园，吴大楞饲养牲口。吴大楞力大无穷，把牲口管得服服贴贴，活计很溜道，队部就是他的家，一心一意为集体，受到社员的称赞。但是他好喝酒，一上来野性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天老爷他也敢揍，性情也古怪，可是天长日久大伙对他也就习惯了。

大跃进那年，有一天队里派他去城里拉肥料，临走时他悄悄对老把头说：“老爹，昨天队长又表扬我啦，说我干得

不赖，以后哇，你看着吧！”

老把头警告他说：“高兴只管高兴，今天进城不准喝酒。队上等肥料用，别误了大事……”

“就喝一盅……”吴大楞恳求道。

“半盅也不行！”老把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听见没有！”

吴大楞有些不高兴，可是不敢反驳。

谁知道，进城一闻到酒味腿就酥了，他又喝了个醉。回来时糊里糊涂地把大车陷进稻田地里了，一车肥料有一半掉进稻田泥水里，四麻袋化学肥料被糟蹋了。老把头胡子都气得直哆嗦，他一把抓住吴大楞的衣领，朝他脸上就是一巴掌，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响，吴大楞的左脸上立刻出现五个红指印。

事后大伙问他当时愣劲哪去了，怎么不还手？吴大楞红着脸说不出话。

打那以后，大楞喝酒可有分寸了，从来没有醉过一回，就是过年过节也不敢喝过量。他还向别人宣传说：“做人，就应该象老把头那样，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把大伙放在心里，酒喝多了往往会把大伙给忘了。”

队长讲完，我要见老把头的念头更强烈了。可是，鬼天气真讨厌，好好的下什么雨？

八月十四日

昨天，大雨一直没停，去参场的事不得不搁下了。傍晚时雨更大了，突然传来吴大楞的喊声：“山洪下来啦！快去参场堵水！”

人们立刻涌出来，大雨一下子就把衣衫浇透了，队长拿起一把镢头溜烟跑没影了。我急忙拉住吴大楞的胳膊问：“山洪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参场，”他用手一指，“就在那边山坡上，你在这看门吧，我去找把头去。”

“找把头？我也去。”

“不行，你看雨这么大。”大楞说。

“没事。”他见我挺坚决，就抢下身上的蓑衣给我披上，我不披，他火了。“你再犟就别跟我在一块了！”说着使劲给我系上蓑衣带，顷刻我觉得暖和了许多。他见我老实披上后，露出了白牙齿……

就在这时，迎面过来一个人，扛着一迭草包，看不见脸，只见一堆草包在向前移动。

“谁呀？”大楞急忙跑过去，低头一看吃惊了：“唉呀，把头，快给我！”

我一听说是把头，急忙跑过去。只见他不声不响地背着一堆草包一个劲往前走。

大楞拉住草包抢着要扛：“山上等着用，快给我吧！”说着一哈腰就把草包挪到自己背上，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两个，我赶忙哈腰想拾起，天哪，草包叫雨水浇透了，一擦一把水。一个足有一二十斤重。把头顺手抓起这两个草包说：“大楞，给我撂下几个，咱俩扛。”

大楞说：“别蘑菇了，快给我扔上，我好跑！”

“别使性子啦，累坏身板……”把头不给他。大楞一跺脚焦急地说：“你快给我扔上吧！”

把头拗不过他，给他扔在背上，大楞背着它带小跑向山坡奔去。天已经黑了，我借助雷电的光亮极力打量这位把头的模样。隐约见他满脸胡子，五十五六岁，两眼锃亮，大脸膛，是一个很威严的老人。我心想，不怪人们尊敬老把头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为了大队的参场，竟然扛着这么重的一些草包往山上跑。

“咱们快点跑，山上等咱们呢！”把头说。大约跑了四五里路，我们在山根下追上了吴大楞。闪电中我见他满脸发光，汗珠混着雨水，直往下滴。两条铁柱子一般的腿直打成战，但是他还坚持小跑，艰难地往山上跑，一面担心地自语：“不知谁在山上指挥？”

把头一把拿下好几个草包扛在自己背上，推了大楞一把说：“再加把劲，大楞，草包一到就妥了。”

我们齐力往山上跑着，山上人喊锹响，眼看就要到山顶了，山上传来一声宏亮的喊声：“注意啦！山洪给我们堵住啦！草包扛到北坡去加固！”

听到这话，把头、吴大楞就嘘了一口气，好象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。大楞说：“这老头，就是有办法！有他老人家在这指挥，就万无一失了！”

我有些莫名其妙，问身旁这位被称作“把头”的人：“山上说话的人是谁？”

“我爹！”把头说。

“你爹？”我惊异极了。大楞马上补充说：“他爹就是我常常叨咕的那个老把头嘛！”

这时，突然一道闪电，把山坡照得通明。就在这刹那

间，我看见人群中一位手执铁锹的老人，他银胡齐胸，沾着水珠，发出水银一般的亮光。白发苍苍，高大的个子，通亮的眼睛，屹立在山头上。

这时，使我不禁想起了民间传说中的人参爷爷。

原载1963年3月15日《辽宁日报》

两个会计

一、两个不同的人

人们都说：会笑的人不一定可爱，可爱的人不一定会笑。我们工厂里就有这么两个人，一个是会计袁瑞亭，为人会笑；另一个是女会计，名叫丁力民，为人很少有笑脸。这两个人的脾气，没有丁点儿相同之处。

二、老袁的长相及脾气

袁瑞亭，四十来岁。白净净的圆胖脸上，长着一双又细又小的眼睛。因为轻度近视，所以看东西总得眯成一条缝；他要是笑起来，就满脸找不到眼睛了。他的个头不高，可是胖的出奇，脖子跟脑袋一样粗，一仰头脑袋后就聚起一个肉疙瘩。

他是个老会计了。打从十五岁就在私人绸缎庄学生意，后来一直在瑞祥商行当帐桌先生，一九五六年合营以后才到我们工厂来。要讲打算盘记个帐，那是无与伦比的，听说他的心算出名，会什么“袖儿吞金”。要讲待人接物，那是上下左右点滴不漏，人缘极好。我在这个工厂当厂长已经四年了，

就没听说老袁和谁红过脸吵过嘴。供销科的人常在我面前夸奖老袁好办事，支钱用款有求必应，净给人们方便，脾气又好。大伙笑嘻嘻地称他是“财神爷”。

三、小丁的外貌及其他

丁力民，今年刚满二十四岁。论长相她算不上漂亮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翘鼻子的两边还缀有几个棕色的雀斑。我常听到科室人员议论她有“三小”，就是眼小、嘴小、个子小。嘴小了好看，眼睛小了可不美，但她的睫毛却分外的长，眼球分外的圆和黑，一眨动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活象个洋娃娃。也许因为她的嘴小，她是轻易不笑的，一生气小嘴凸起来能挂个油瓶。乍眼一看这个小丫头挺嘎古。她不会打扮自己，短头发很不驯服地扎撒着。本来就矮小的个子，再配上件青色灯芯绒小夹克，活象个没毕业的学生。

小丁的性情和老袁完全相反，她很少讲话，即便讲话也不象老袁那样迎着对方的眼神，而是低着头看桌子或看自己的脚，他见着领导也总是低着头过去。

小丁的工作方法，钉是钉，铆是铆，不象老袁那样圆滑、面面周到。供销科王科长就当我说过这话：“从小丁手里支个钱，就象拔她的牙似的，从来不象老袁那么痛快，真是‘个守财奴’。”

四、头回跟小丁打交道

财务科里的同志们对小丁都有个良好的印象：她政治进

步，是个共产党员，兼工厂科室团支部副书记，父亲是部队的老后勤部长，前年病逝的，对她很有影响，因此她很热爱自己的会计事业。但是，有的科室对她有意见，尤其是供销科的同志，都叫她“守财奴”。一提老袁，都说他业务熟练，闭着眼睛能打算盘，从不和大伙闹意见，叫他咋的就咋的。

说句实话，我对老袁还比较熟悉，但对小丁的了解很不够。她是去年春天从外单位调来的，由于她衣着青一色，加上个子又小，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注意。不久前，有的车间主任告诉我，说她净跟工人在一起询问研究降低消耗的事。又过了不久，她发现供销仓库里堆着不少破玻璃乱纸头，占用很大的场地还妨碍工厂的整洁，就向我提议要处理了它。

“行啊，”我说，“有人要吗？”

小丁说：“我跟废品公司联系了，他们也来看过了，说废纸能回抄，碎玻璃可以回炉。”她还说，什么都妥了，就等人归弄一起来车拉走了。但是供销科长不管，他说大事还忙不过来，还能顾得乱纸碎玻璃？小丁来找我就是要人归弄这些东西的。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，便答应拨人给她。

也许是工作忙吧，事后我竟忘了这件事，根本没有给她拨人。大约过了四天，我经过仓库时，看见她正在一抱一抱地把乱纸归弄到一起，用草绳子捆起来。我猛然想起了这件事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“我给你找人去！”我转身要走。

她眼看着地说：“不用啦，我都捆好了。”站在旁边的废品收购员对我说：“这小丫头，真是个好管家的，啧啧！”我听了有点惭愧，忙问小丁：“你怎么没去催我要人呢？”